责任编辑/朱自奋
E-mail:zzf@whb.cn

“文极反素”

——读《简素:日本文化的根本》有感

■潘 力

冈田武彦先生是日本儒学泰斗,也是九州地区新儒教运动的主要推手和九州学派的主要代表。他的“神儒共体”思想将儒学理解为神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鲜明的日本特色。他的著作《简素:日本文化的根本》(以下简称“《简素》”)就是基于这一思想对日本文化体系的全面解读。该书分为上下两篇,分别围绕“简素”和“崇物”两个核心观念展开论述,历史和宗教的精湛造诣在字里行间融会贯通,蕴涵着深刻的哲思。

《简素》以日本的原生文明和自然观开篇,这正是我们解读日本文化的两把钥匙。原生文明对于一个民族来说无疑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任何民族在发展历程中都必然有一段积淀凝聚进而升华的时期,这个时期所形成的生活与文化方式等一系列文明形态,如同人的生命基因那样,将稳定而长久地影响一个民族的生命轨迹和发展方式。

冈田武彦将日本古坟时代(250–592年)的墓葬陶俑“埴轮”作为简素化达到极点的标志,他指出:“这里所说的简素,是‘文极反素’(饰到了极致便成了无饰)的意思,即华丽的极致。”而日本原生文明的起点绳纹陶器正是“华丽的极致”的源头,“从史前的绳纹时代到弥生时代演变的过程,就是简素化的过程”。绳纹陶器是大陆文明传入日本列岛之前的原生态文化现象,体现的是狩猎生活,是强烈意志力和生命感的传达;弥生陶器则反映了来自大陆的农耕生活,是情感性的表现。就造型而言,也可以看到两种截然不同的表现形态,其一表现为崇尚单色的直线造型,蕴涵枯淡俭朴的性格;其二表现为色彩丰富的装饰性,具有华丽高贵的气质。日本文化就是以此互为表里,柔和简洁的外表形式包含着坚强复杂的内在精神。这既是日本民族精神结构的特质,也是日本民族文化的性格。

冈田武彦在书中写道:“重要的是,日本人应当对神道潜在地流淌于全部日本文化之根底的现象有所自觉。”神道教起源于自然精灵崇拜,日本人自古就形成了崇尚自然的世界观,其基本理念“万物有灵论”是在与大自然长期亲和相处的过程中将每一自然物都视为“有灵之物”,造就了日本民族善于将一切自然物都作为有灵性的活物来亲近、接受并与之交流的思维特点。从自然界的有灵动物到森林山石、江河雷电等都被认为是神灵的化身。因此,日本是一个多神教的民族,和自然既没有对立的意识,也没有隔阂的疏离感,而是把自然当成情感倾诉的对象,并将自身的情感也以自然形态为隐喻来表现,认为自然是有生命感的。由此,感悟自然不仅成为日本人精神内省的重要方式,而且也是审美活动的重要内容。

《简素》的上篇第三章《日本文化与简素精神》是该书的主体。冈田武彦以平实的语言和鲜活的事例,从文学到美术,从茶道到音乐,如数家珍,为我们逐一解读日本文化现象的特征。其中“茶道”一节尤为重要。冈田武彦将“作为综合艺术的茶道”定义为“日本文化的象征”。中国茶叶约在唐代进入日本。日本茶道始祖村田珠光在十五世纪以禅宗精神发明了“空寂茶”,提倡简素美,茶室装饰以淡雅幽静为宗旨。十六世纪末,千利休继承村田珠光的茶道精神,提出“和、敬、清、寂”。日本茶道的实质精神在于追求人与人的平等相爱和人与自然的高度和谐,其复杂的程序和礼节已成为陶冶精神的一种仪式。

《简素:日本文化的根本》
[日]冈田武彦著
钱 明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

事实上,讨论日本文化,禅宗是一个绕不过去的话题。虽然日本禅宗的历史比中国短得多,但由于禅宗与日本人的性格和美学理想十分吻合,因此,较之中国更为深入地浸透到日本人的生活之中。禅宗对日本审美意识的最深刻影响是产生了“空寂”(わび)和“闲寂”(さび)的美学观念,成为日本文化的基础性概念。概括地说,“空寂”的含义是幽玄、孤寂与枯淡;“闲寂”的含义是恬适、寂寥与古雅。“空寂”以幽玄为基调,具情绪性;“闲寂”以古雅为基调,具情调性。而两者共同的“寂”字包含了日本式审美意识中与禅宗精神的深刻联系,并有某种抽象的神秘主义氛围。

《简素》的下篇《崇物的精神》虽然体量不大,未及充分展开,但却是和“简素”共同构成冈田武彦思想体系的重要概念。“如果说简素是冈田先生对日本文化精神的高度概括,那么崇物便是冈田先生对日本民族心理的精炼式总结。”需要指出的是,这里的“物”并非实体的物质,而是一种精神性的体验。正如冈田武彦写的那样:“从本质上说,无论形而下之物还是形而上之物,均属中国传统思想中所说的‘气’。而‘气’可以说既是物质的存在,又是精神的存在。因此又可以说,‘气’就是‘灵’的存在。既然‘物’皆为‘气’,那么‘物’亦即‘灵’的存在。”

由此我想到了日本独特的“物哀”美学观念,是冈田武彦“崇物”思想的最好注脚。“物哀”是客观对象(物)与主观情感(哀)一致而产生的一种审美情趣,交织着哀伤、怜悯、同情、共鸣等感动成分,延伸出对人生世相的反应和对事物本质的认识。因此,冈田武彦指出:“日本人基于对自然的崇拜而产生了对物的崇拜与崇敬。而这种崇敬精神,又成为贯穿于日本的宗教、哲学等所有思想文化领域的最基本的思维方式。对物的崇拜似乎具有宗教的意味,但又不同于宗教,而是一种思维方式或心理定式”。“物哀”正是由外物引发人的内心感动,产生优美、深沉、哀愁的情感体验,把外在的“物”与感情之本的“哀”相契合而生成的谐调的情趣世界的理念化。由此,“物哀”与“空寂”和“闲寂”一道成为日本民族审美意识的三大支柱,不仅是艺术与美学领域,而且广泛渗透到文化与生活的各个层面,成为日本文化的基础性概念。

冈田武彦认为,中国的儒教如此完美地被日本神道教所接受,主要原因在于儒教的基本精神和作为日本传统思想的神道具有一致性。尤其是江户时代德川政权对儒学的崇尚,进一步促成了从“神佛合一”到“神儒合一”。而日本是感性和直觉的民族,不善于理性的形而上的思辨,正如冈仓天心所说的那样:“与其把漂浮的思想停靠在附近的港湾,与激浪、深海作无益的抗争,不如在思想的平台上从事平和的工作”。因此,“简素”和“崇物”的感性即是日本民族性使然,也蕴含着对外来文化的接纳和消化。

通读全书,不禁为钱明先生的翻译所感动。该书涉及日本古代文学、诗歌、俳句以及宗教、历史、绘画、建筑、音乐等诸多领域,若没有过硬的日文造诣和专业学养,无疑很难呈现原著的本来面貌。钱明作为冈田武彦的弟子,凭借对先生的学术思想的透彻理解,很好地驾驭了语言文字的转换,最大限度地为中国读者展现出冈田武彦深邃的精神图景。

文坛上的“恐怖分子”

■王宏图

在太平盛世中浸润日久,人们在怡然自得之际常常会漠视、甚至忘却四周蛰伏的诸多杀机。当血腥气出其不意地迸溅弥漫开时,惊愕、恐惧、应对失措便成了常态。阿乙的小说带给读者的便是这样一种突如其来的震惊感。在他为数众多的文本中,死亡是一个大写、黑色森然的中心词。而令人不寒而栗的是,它常常不是自然的死亡,更多地与人为的暴力相纠结绞缠。在当代作家中,在字里行间如此高密度地涌现死神的黑色幽灵,阿乙即便拔不到头筹,也是稳当当地名列前茅。它们让人回想起上世纪八十年代余华的《四月三日事件》《往事如烟》等作品,相比之下,阿乙的生猛程度则有过之而无不及,套用他作品中的话,他成了一名游走于文坛的“恐怖分子”。

和昔日混迹于山林、一腔豪气、杀人如麻的草莽英雄相比,阿乙笔下的杀戮者远不是那么单纯,而是染上了一层诡谲的深黑色,赫然地出没于遥远的地平线。在《模范青年》这部非虚构作品中,虽然年轻警官周琪源是整篇叙述的核心,我们还是有机会结识了本名艾国柱的作家阿乙。他穿着一身警服,从南方阴湿的小城中走来,目光机警,略带疲惫,又倔强无比。在《下面,我该干些什么》这部八九万字的小长篇中,我们充分领教了他笔法的犀利、冷静与残酷,以及对人性幽暗地带勘探刺戳的锋芒。一桩离奇的凶杀案,一个花样年华的女孩倒在了血泊中,凶手是她的同学。但让人困惑不解、最终不安惊恐的是行凶者扑朔迷离的动机。这儿没有狗血的情杀故事,没有劫色劫财的缘由——人们不禁追问,行凶者到底要干什么?在他被捕后,谜底渐渐揭晓:他不为什么,只是因为无聊。年方十九的他承受不了生活中将他淹没的虚无,急切地渴望寻觅到一条充实自己人生的途径。而杀死一个近乎完美无缺、与自己无怨无仇的女孩,犯下一件耸人听闻的罪行,警察便会全力追捕他,而在逃亡的过程中,他原本空虚的生命得到了几分充实,被赋予了一丝意义,即便结局是被押解到刑场正法。在这一错综复杂的进程中,他为自己的生命觅得了几许支撑。惟一让他感到缺憾的是,警方追捕的技术还不够完美精纯。

显而易见,这是一种恶魔式的人生哲学,怪不得检察官在法庭上会气急败坏地指斥他是“最大的恶”,正是他匪夷所思的罪行全盘颠覆了常人的世界观,“攻击我们整个制度、传统,以及我们赖以活下去的信念”。这一“年轻而心灵衰竭”的杀手选择以这样极端、阴冷、非功利的方式消耗其生命,远远超越了日常生活的惯性,也超越了人们庸常的视野和想象力的限度,它以残忍而异常决绝的方式对生命本体进行着形而上的叩问、探索,无情地冲击着众人麻木的神经。陀思妥耶夫斯基《罪与罚》中的拉思科里尼科夫、《群魔》中的基里洛夫便是这一类人物:前者为了验证自己是创造历史、引领民众的大人物,杀死了放高利贷的老太婆,后者以自杀来彰显自己有着不为上帝辖制的绝对的自由意志。但与阿乙笔下的凶手最为贴近的莫过于法国作家纪德《梵蒂冈的地窖》中的拉夫卡迪奥,一次外出旅行时他在火车上无缘无故地将人从窗口推出车厢外摔死,而不久前他曾心血来潮地见义勇为。“这一没有动机的犯罪”令人困惑,成为其蔑视社会成规习俗、肆意妄为的表证。他似乎在宣示自己是一个顶天立地的勇者,拥有绝对的自由,亦善亦恶,能随心所欲地为天地立法。

然而,阿乙毕竟不是困守在书斋中的哲人,不会成天思索玄奥的抽象命题。

阿乙

他来自民间社会,其作品尽管奇诡怪戾,不乏决绝阴毒之气,但字里行间情不自禁地洋溢着浓烈的泥土气息。不少篇什直接从口口相传的民间佚事演化而来,虽不像蒲松龄那般由于充斥着神鬼妖怪而魅影重重,但经他粗放浑厚的想象力捏弄改造,生发出别样的境地,在惊心动魄的叙事框架中羼杂进大量鲜活的世风民俗的图景,活脱脱组缀成了一长幅当代小镇的浮世绘。从阿乙迄今发表的作品来看,大部分是中短篇,长篇显然不是他的强项,他似乎缺乏构造宏伟篇章的禀赋和耐心。但他林林总总的文本排列在一起,前后呼应,左右勾连,渐渐垒筑起了一个完整的世界。其粗野暴烈的笔触在给人以感官的震惊与警醒之余,也给人绵密、五味杂陈的启示。